



除杂草

◎邓忠开

那年，我一个人回到了久别的广西老家。

那是莺飞草长的阳春三月，刚刚下过几场春雨，地里的甘蔗、玉米等庄稼已有三四十公分高，西瓜也长出了长长的藤蔓，沃柑吐出嫩绿的新芽，正在积蓄开花结果的力量。放眼望去，地里绿油油的，一片生机勃勃。

久违的家乡美景，我却无心欣赏。那时，我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不久，脱下穿了二十多年的军装，心里有无数的不舍，还有无数的不甘。看着身边的战友有的在老部队当了团长、政委，还有的提到省军区系统当了武装部长、政委。而在地方的同学、朋友，有的发财、有的当官，都混得风生水起。

而我由于自身年龄、任职经历等原因，只能告别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虽说单位不错，岗位也挺好，但总觉得有些遗憾。这种遗憾渐渐占据了我的大脑，为此我时常抱怨生活、抱怨命运的不公，干工作没有动力、没有激情。

回到家时，年过六旬的父母刚好从地里干活回来。父母亲的腰已有些弯，身上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病痛，但几乎每天都要到地里干活。农村人一辈子没有退休的说法，只要动得了，就会继续下地。

我和父母亲一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满满一桌子的家乡菜。我陪父亲喝了几杯，聊了聊家长里短。我告诉父母，这次回老家就是想看看二老，过去在部队工作时没有时间，现在到地方工作，回家看望他们方便多了。

知子莫若父。父亲看出了我的情绪不太好，没有问原因，却直接安排我：“这两天我们在给甘蔗地除草，你若没什么安排，就跟我们下地除除草吧。”我迟疑了一会儿，说：“好的。”

我入伍离开家前，曾跟父母一起下地干过农活，知道给地里的庄稼除草不是重活，也不难干，但很费时间和精力，还很枯燥。

那几天，我们每天早早出门，中午简单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一直到傍晚五六点才收工回来。烈日下，我戴着草帽，双手不太熟练地挥动着锄头，把叫不上名字的各种杂草挖起来，用手抖抖根部的泥土，然后把杂草平放在地里让太阳晒死，顺便给庄稼培培土。

炎热的天气，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小时候。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几兄弟都还小，收入全靠父母种地，有几年连饭都吃不饱。我入伍后，深知在农村谋生不易，通过勤奋工作，后来提了干，在城市成了家。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就在我回忆过去时，父亲的一句话把我拉回到现实：“种庄稼要经常除草，看着地里的杂草长出来了，就要除一除，不能任由杂草疯长，这样庄稼才能不受侵害，年底才有好收成。”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着父亲的话，有所感悟：种庄稼要经常除草，人也需要经常给自己的思想除“杂草”，才不会走错路或把路走偏。

在那个宁静的山村之夜，我顿时睡意全无，回想这段时间的心浮气躁，原是我想法太多，让欲望渐渐占据了大脑，思想上长出了“杂草”，需要及时除掉。

除草宜早不宜迟，拔掉思想上的“杂草”也要当机立断。在家的那几天，我认真反思，及时清除了思想上的“杂草”。

探亲结束时，我一身轻松地回到昆明，又恢复了在部队时的那股干劲，勤奋工作，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由于表现出色，多次被单位表彰。

如今，我经常这样提醒同事：要经常除除思想上的“杂草”，不让“杂草”在脑子里疯长，才能行稳致远。

◎胡贵荣

建水城西隅（此处为多年赶集的老地方），有一热闹集市，名曰渣筋街。“渣筋”者，陈旧破烂、拉拉杂杂之物件也。而建水渣筋街上的许多渣筋物件，却实用、稀有且珍贵，不乏收藏价值颇高的古董，深得文人青睐。即便是日常劳作与生活里许久不见却仍有用的老物件，亦可在渣筋街上淘得。

街面如长龙横贯东西。四野空旷，远山逶迤，熙来攘往，人流如潮。

最西端为家禽市场，土狗土鸡分列道旁，飞鸽奇鸟罗列两侧，鸡鸣狗

◎杨红伟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谷五月“蝶雪”纷纷而下。

5月中旬，我有幸陪同“2026美丽中国行——‘山河为幕 蝶舞之变’主题宣传活动”的媒体记者，到中国·红河蝴蝶谷——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州马鞍山乡采访，出乎预料地被这里的“蝶雪”奇景震撼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红河人，我早就想探秘红河蝴蝶谷了，却因种种原因一再错过。此行既可完成任务，又可弥补多年的遗憾，心里自是掩盖不住的激动。5月16日上午，我们坐大巴车从蒙自市沿昆河高速公路出发，下了高速公路后又行驶了两个小时的崎岖山路，才到达红河蝴蝶谷核心区漈水岩村。此时，已是正午，阳光不燥，山风柔和，林海含香，舒适怡人。

这是一个被绿色紧紧包裹的村庄，也是一个典型体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生态美学的哈尼山寨，茅草房顶、黄泥墙面，高低错落、井然有序，青石铺路、整洁如洗，清泉潺潺、悦耳动听。海拔3000米的五台山上，高耸陡峭，丛林密布，如一天帘天然的绿色幕布，赏心悦目，山腰的悬崖上倒挂着一条高差达256米的瀑布，像银链倾泻而下，水流磅礴、珠玉飞扬，瀑声轰然、如笙鸣响。村寨两旁是秧苗已返青的哈尼梯田，层层叠叠、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在阳光的照耀下，绿茵茵的秧苗映在明晃晃的水面上，透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清雅。村前蜿蜒匍匐着一条泛青的柏油路，路下方的山坡上，枝叶肥硕的香蕉树像绿毯一般直铺谷底，无声地述说着山寨里人们生活的富足。

吃过午饭，我们从山寨出发，边欣赏路边的梯田和蕉林美景，边向同行的当地人了解蝴蝶的生长习性。突然，转过一个弯，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瞬间屏住了呼吸：成千上万，不是数以亿计的蝴蝶，如同金色的雪花，弥漫在山谷中、溪流边、树干上、竹林里。

若不是亲眼看见，我真不敢相

信，在眼前这片静谧的深山密林里，在阳光透过高大乔木和婆娑竹林洒下的斑驳光影中，在三色梅、马缨丹、醉鱼草等鲜花夹岸的淙淙清溪边，在铺满落叶、散发着腐殖味道的松软林间小道上，居然有那么多小精灵，成群结队、成堆成片，难以计数。

难记以数。有记者忍不住惊呼：“这么多蝴蝶！像在下雪一样！”很多记者则架起“长枪短炮”，“啪啪啪”地拍个不停。但这些蝴蝶一点都不怕人，它们密密麻麻地停满树干，将树干“染”成金色的“蝶柱”；它们慵懒地在林间小径聚集栖息，翅膀开合间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让你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才能做到“脚下留蝶”；它们在林中翩跹穿梭，发出细微而密集的“沙沙”声，那是亿万对翅膀同时振动的天籁之音；它们直接飞到记者们的头上、肩上、背包上，大家一边与蝴蝶互动，一边戏谑自己在拈花惹蝶。我幡然醒悟，蝴蝶为什么不怕人？这里是蝴蝶的世界，蝴蝶才是这里的主人。

我的头上、肩上、手臂上也不时有蝴蝶飞来栖息，确切地说，是吸附在手臂上，痒痒的、酥酥的，但它不可叮咬，只感觉有一股细微的磁力黏着皮肤，让它不会轻易滑落。要是你对虫子抵触的话，会惊慌地抖动手臂把它吓走，但你要是想亲近它，这就是最好的机会。我缓缓地抬起手臂仔细观察，它全身布满了细微的绒毛，两对金黄的翅膀上，有序地排列着各5个黑色箭簇状斑纹，纤细的前足不时抖动，像在梳理触角，模样甚是娇憨。

云南自古多蝴蝶。明朝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记大理蝴蝶泉云：“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如今，大理蝴蝶泉的壮观观会已难觅踪影，我们却有幸在红河蝴蝶谷的青山绿水间，领略到比徐霞客笔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奇观。

记者们都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红河蝴蝶谷会形成“蝶雪”自然奇观？

被誉为“蝴蝶奶爸”、在这片

山谷守护了28年的中国·红河蝴蝶谷博物馆馆长杨镇文给出了答案。红河蝴蝶谷紧邻越南，地处哀牢山脉最南端，由于森林覆盖率高，涵养水源能力强，因而形成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富水生态环境，瓦窑河、拉灯河、太平河、界河等众多河流穿梭流过，五台山瀑布、拉灯瀑布、漈水岩瀑布、太平河瀑布、天生桥瀑布姿态各异、风情万种。加之地形复杂，海拔高差悬殊，气候类型复杂多样，造就了原始自然的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多样性，为蝴蝶繁衍提供了绝佳的安家之所。在这片28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箭环蝶、凤眼蝶、喙凤蝶、美凤蝶、蛱蝶等11科320余种蝴蝶，是全球自然蝴蝶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之一。

蝴蝶是最灵敏的生态“晴雨表”。2012年，金平县出台《蝴蝶谷保护管理条例》，划定生态红线，公布蝶类及栖息地保护名录，严厉打击非法捕捉和破坏行为，保护中华大节竹、毛花酸枝竹等箭环蝶寄主植物，维护植被稳定。当地村民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生态保护示范、蝴蝶寄主植物及蜜源植物的种植、蝴蝶养殖等。合作社为蝴蝶提供“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即蝴蝶产业发展不愁寄主植物、不愁蜜源植物，使蝴蝶吃喝不愁；“三保障”为生态保护有保障、科研科普有保障、文化旅游融合有保障。

红河蝴蝶谷壮观的“蝶雪”奇景，正是大山对当地人民数十年科学保护的无私馈赠，漫天飞舞的蝴蝶，变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幸福蝶”。

夜晚的漈水岩村，山峰如黛，星空低垂，惠风和畅，阵阵蛙声虫鸣穿过深厚的夜幕，漫漫整个山寨，从每家每户敞开的窗口灌入，润泽每个人的梦乡。枕着天籁之音，我沉入酣梦之中，梦见自己化成一只箭环蝶，在这美丽的深山幽谷、清泉篁竹间翩翩起舞……

山河见证·绿美红河



流光为裳，蝶舞人间。 张天祥 摄



西市拾遗

吠与人声相杂。中段街道两侧，陈设各类维修工具、炊具、农具、药茶及旧书刊……林林总总，无所不有。凡能叫出名堂、尚有用处的物件，几乎都能在此寻到。毫不夸张地说，不怕买不到，只怕想不到。最东端则百花齐放，瑰宝如林。奇花异草，藤萝滴翠；百花争艳，枝叶含烟；尖尖小荷，灼灼茶花；亦有枝繁叶茂、硕果盈枝者……品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有的花如纤弱女子，妩媚多姿；有的格外娴静淡雅，端庄秀丽；有的似片片彩霞，鲜艳夺目。花团锦簇的紫薇，重得几乎压弯枝头；那一株株串串红，穗穗纷披，宛若身着红衣的

女子翩翩起舞，又似节日礼花，纷呈迸射。更有鲜活欲滴、秀色可餐的月季，亭亭玉立、摇曳生姿的百合，皆肆意绽放，令人怦然心动，啧啧称叹。此般奇花丽景，纵难夺魄，亦足勾魂。

复言根雕，酷似动物世界：怪兽奔突，禽鸟踟蹰。有展翅欲飞者，有冲突追逐者，有安步当车者，有勾心斗角者，更有相撕搏击者……再说古董，有几十年的木制用具，如木碗、木勺、木盆、木桶、木槽等，还有快要糟朽的背兜、背篓、忙篮兜（过去专用来装缝纫用品的竹筐）、烘笼（将小火盆放在竹篾笼里的烤火用

具），更有数百年的石槽、石缸、石磨、石椅、石盆等。此外，亦有根状怪树，像翼龙、像鸵鸟、像屏风、像苍崖……道劲沧桑，起伏跌宕。末了说怪石，有如幔如柱、如笋如剑的钟乳石，有千疮百孔、万径回环的火山石，有错位推移、千层叠嶂的岩溶石，有蓬松如糕、苔绿草茂的风化石（亦称吸水石）……怪石嵯峨，钟乳倒挂，似菩萨或坐或立，若虎狮如卧如舞，神情各异，栩栩如生。蟠龙缠绕的石柱，亭亭玉立的石笋，含苞怒放的石莲，光洁剔透的石钟，无不奇形诡谲，光怪陆离。

1983年的春天（组诗）

◎王若杰

种下树的时候
树还不认识他们
他们浇水，培土
把名字和足迹
留在这片山坡上

四十多年后
树枝学会了沈从文的字体
一笔一画地
在碑前练习

雨下了一整天
山路上没有人
三个人字站在雨里
互相撑着
没有倒下

我拨开枝叶
看见碑上的刻痕
积满雨水
像很多年前
一个人写下的句子
还没来得及干

那些字
被自己的树遮住了
像一个人
被自己的身体困住
被自己的时代困住

可是树不知道这些
树只管长
把根扎进含锡的土
把枝叶伸向
越来越沉的天空

下山的时候
我看见一块石头
它也看见了我
它很重
我抚摸着它，掂量了几下
在彼此的余温中再见

被枝叶掩住的碑

细雨漫过老阴山
漫进宝华公园的春日坡岗
一九八三年的风还在林间回响
沈从文的墨字，落定锡都文脉
一群文坛星辰踏山而来
栽下树木，也栽下滇南文学的向往

万人逐墨的岁月
从《个旧文艺》里汹涌生长
把山城酿成了云南的文学之乡
人字门站成千年的谦逊
三个人字，藏尽文人相向的温良
文房四石静卧绿荫
笔揽云岭，砚盛时光
把文人的理想，刻进山石的脊梁

我怀着朝圣的心走来
像奔赴一座精神的庙堂
却看见疯长的枝叶
一寸寸吞没了碑上的诗行
那三个字半隐半藏
像极了如今的文学模样

一边是云端的神圣
是灵魂不肯低头的高昂
一边是俗世的裹挟
被时代与资本压得步履仓皇

高贵的灵魂，卑微的肉身
清高的文骨，烟火的尘壤
永远隔着一道无形的沟壑
在阴山的风里，在雨落的林间
静静对峙，无法相商

个旧动物园

樱桃红在齿间的甜
是大山捎来的口信
1954年的铁栅栏里
大象走了
猴子还在学着它的模样

长臂猿反复丈量
铁杆到铁杆的距离
那是一个无解的方程
囚笼两端
缠着同样的答案

有三头小猪
在滑梯口集体叛逃
从饲养员叉开的腿间
像三颗弹珠
射向自由

观众的笑声
漫过水泥看台
那一刻
所有被囚禁的童年
都越了狱